

儿子结婚急需一笔钱,急得退休职工老温满嘴起泡!

夜里,老温和老婆在床上辗转难眠,翻来覆去到凌晨三点钟时,老婆突然一咕噜爬起来,赤着脚在地上跳,一前一后地叫道:“有了!我们有钱了!”

老温也一咕噜爬起来,张口要问老婆钱在哪里。可是话还没出口,老温的鼻子先发酸了:老婆肯定是想钱想疯了,把脑子想出毛病了,神经了!

老婆光脚丫子跳了一阵,又疯疯癫癫地钻到床下,转圈拖出个大纸箱和个旧算盘。她捧着旧算盘,看着纸箱子仍然在叫:“我们有钱了!”

老温心里难过,突然想起了《范进中举》里的故事:范进中了举人,当即乐疯了,神经了!他杀猪的老丈人爹为了治他的病,就狠狠给了他一个嘴巴,一嘴巴就把他扇过来了。因此,老温想学习范进的老丈人爹,就挥起了胳膊,准备一嘴巴把老婆扇过来!

谁知老婆出手在前,猛地把一个红纸夹推到老温鼻尖上,说:“看!这就是一百块钱!”

老温接过红纸夹子细看。一看,老温更坚定地抡起了胳膊——那红纸夹子一年前别人送给他们的请帖。明明是张请帖,老婆竟然说它是一百

小说

瞧这两口子

尹全生

块钱,神经得连请帖和钱都分不清了!老温在心里说:“打!非一嘴巴把她扇过来不可!”但是,老温的巴掌还没挥下去,老婆已经把一纸箱的请帖全倒在地上,伏身跪下去,撅着屁股一五一十数请帖了。

说起那一纸箱请帖话就长了。老温成家近三十年来,每个月都要收到几张请帖。这些请帖,都是熟人、关系密切的人送上门的。老婆喜欢收藏东西,收到的请帖都存在纸箱里,而且还在请帖背面记上所送的礼金数。

老温老婆边数请帖边打算盘,合计他家出过的礼金数。她按拉算盘珠的速度极快,老温看着看着又对自己最初的判断产生了怀疑:说老婆脑子出毛病、神经了,可老婆打算盘为什么这样快、这样准呢?

请帖数完算过,老婆忽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,脸上涌出了惊喜的神色,极其神秘地对老温耳朵说:“一千四百百张、十一万块钱哪!”

老温盯着老婆的脸,观察着老婆的神色问:“这些钱是我早已送出去的,与我眼下需要钱有什么关系?”

老婆眉飞色舞道:“请帖就是欠条!这些欠条说明别人欠着我家十一万块钱,眼下我们急需钱,就该连本带息收账了!”

老温继续观察老婆的神色:“怎么能把请帖和欠条扯到一起呢!你是不是脑子混了说胡话?”

老婆说:“谁说胡话?这些年我凡事听你的,结婚生孩子都没发过请帖……”

老婆这话不错。老温一贯认为:亲戚朋友、同学同事,遇到婚丧嫁娶,小孩出生或过生日之类喜事,送张请帖过来,是抬举自己、瞧得起自己的表现,不随大流送礼金不够意思。可是,轮到他家有事时,却觉得发请帖如同发催款通知书一般,怪难为情的,有一种借机捞一把的味道,因此从没发过一张请帖。

散文

月亮上的乡愁

任崇喜

不知道为什么,我一见到城市的月亮,心中就会升起一缕乡愁,那是月亮上的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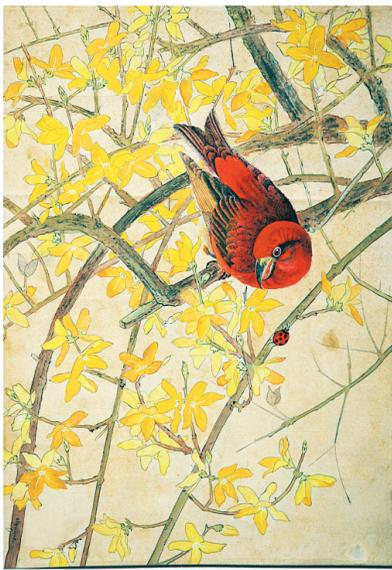
说到月亮,心便柔和了。有什么东西像月亮那样系着那么多的低徊与缠绵,随岁月风化了千百年?很少有一种东西像月亮这样,美得别有韵味,美得让人难以释怀,恍如醇厚的老酒与爱情。

月亮有一种亘古的和平与令人销魂的缠绵。她在天庭从容信步,漫天月色,透着水一样的薄质。几千年的历史,便是被这一片轻柔的月光照着。“月出皎兮,佼人僚兮,舒窈纠兮,劳心悄兮。”月亮清静而明静,温柔而恬淡,没有颜色的过分渲染,没有阳光下刺眼的亮丽,一切都显得那么含蓄和宁静,组成了一种诗歌特有的节奏和韵律。它的每一缕光辉都与大地相连,尽管从科学的意义而言她是

不发声的。人类文明脚步,使自封为万物之灵的群体渐渐疏离了大自然,也疏离了自己真正的故乡。然而,当人类逐步陷入城市繁华的重围,这才开始感悟到自身的血液里竟流动着如此强烈的眷恋自然的天性。“旧时月色,算几番照我,梅边吹笛?”月色被姜夔赏尽了,江湖游子、豪门清客的生活让人生厌,而歌女低唱的回响如在昨日。有多少次一帘淡月,听草虫低吟;有多少次月夜归来,看寒梅几许。“江月何年初照人”,“江人何时初见月”,这宛若童语般的天问,感慨了多少代人?古往今来,月色去了又来,来了又去,让人们随心所欲地各取所需。于是,人们不管地阴晴圆缺周而复始,只乐得清风明月不用钱买,可以经常享受。仰望天穹,月亮清辉流泻,月光如处子般静美,月亮与目光相望,那流溢

着激情而温柔情感的是月光,在这情感浸润中无法收住思绪缱绻的是人。东坡居士称,“庭下如积水空明,惟有声寂,能够与此相并。”“华灯一城梦,明月百年心。”这月色只能使人怀想起流逝、缺失和一些受伤的情感。柳月明,峨眉月,水中月,还有月明星疏,月落乌啼,花前月下,早已积淀在咏月的传统诗文中。这里似乎是一个宏大的乡愁场景,让我们对古典的故乡久久眺望,望断天涯,望穿秋水。乡愁是中国文化中最动人的章节,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。在她宁静、素雅、悠闲、精致的幽庭里,人们最容易捡到一片幽静和清静落花。

月亮自由自在地挪动着步履,让大地无处不浸透着月光。无边的苍穹浮泛的青春银光,在人们的眼里徘徊成温柔的潮。月光皎洁,依旧有时弯弯像只小船,有时圆得像个圆盘。是她,将一首对平淡、对生命赞美与痛惜的哀婉绝唱的长歌刻在了我们心上,使我们在岁月中保持着与灵魂家园的亲近,使我们感觉到岁月和生命交替的呼吸。



春暖(国画)

付光启



云山飞瀑(国画) 李辉

随笔

梦中的喀纳斯湖

张守振

不坐飞机,不知天有多大,不去新疆,不知地有多广。早上,从乌鲁木齐出发,赴喀纳斯湖观光。

听说去喀纳斯,心里总是急不可耐,恨不能一步跨坐湖边,去发现,去约会,去还愿?难以言表。有一点可以肯定,每次都有新的收获。高耸入云、海拔4374米的阿尔泰山主峰,白雪皑皑犹如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白玉,耸立于群峰之巅,周围条条冰川,似玉龙飞舞,其中最长的一条,就是喀纳斯湖冰川。

“喀纳斯”是蒙语,美丽富饶的意思。从阿尔泰山脚下的布尔津出发,沿着布尔津河的谷地,汽车翻山越岭绕来绕去,一山飞前一山远,一沟越过一沟近,像游艇在大海里颠

簸,美哉。喀纳斯不再迷乱,湖边杂乱无章的木头房、石头房大多拆除,代之而立的是现代建材构筑的座座小别墅,白墙红顶,美观别致,北面是高耸入云的友谊峰,湖的周围重峦叠嶂,山林犹如画屏。雪岭、青山和绿水浑然一体,湖光山色,美不胜收。透过湖边茂密的森林眺望,雪峰倒映碧波。密林深处时而传来马鹿低沉的鸣声,湖边尽是浓密的松、杉、桦、柳和高过人头的草丛,丛林中不时露出豹、鹿的褐黄色的身影。成群的野鸭在湖面上嬉戏。大鱼时而跃出水面,激起一片涟漪。湖上风姿兼有南北方山区湖泊的特色。一批批游人来了,喀纳斯湖心花怒放,千

万棵树木热情鼓掌,一车车客人去了,喀纳斯湖扬波击浪,把祝福装满游人的行囊。登观鱼亭的山路有惊无险。汽车沿之字形山路把人们送到山腰停车场,然后是木头台阶,有1000多级,放眼远眺变幻无穷的山景,琢磨喀纳斯湖的秋景与以往有什么不同。尽力感受不同高山与湖的韵味和魅力,捕捉自然界层次差别的奇幻美妙,登得越高,离湖水越远,湖水的颜色就越奇特。从观鱼亭向下看,喀纳斯湖竟是一块深蓝色的蓝宝石,静卧在深山密林之中。

七八月份,近岸的湖水中,小鱼聚集如云。更有趣的是随着阴晴晨昏,湖水也有着规律的变化,从山头望去:晴天是深蓝色,阴天则是暗灰绿色,夏日晴朗炎热时,湖水又变为微蓝绿的乳白色,这是由于上游冰川强烈融化,带来大量乳白色粉状冰碛物质所

致。有时还会诸色兼备,成为有名的变色湖,十二月份,湖面封冻;喀纳斯湖又像一面洁白水晶的镜子,当地蒙古族牧民就利用爬犁在湖面运输,湖水要到来年五月才能化完。由于湖面强谷风的吹送,将上游和倒入湖中的树木吹向湖北端,在这里形成一条百余米宽、两公里长的枯朽浮木带,成为一大奇观。每当七八月份,烟云缭绕,群山若隐若现,雨后的清晨登上湖西哈拉开特山顶,可观赏到“峨眉绝景”——喀纳斯云海佛光。

喀纳斯湖是花的湖,花的海,花的山;花的世界,春夏秋冬,花开满山遍野,千奇百怪,千姿百态,万紫千红,都是任何花山花城不能比拟的;直到深秋,林木草丛、溪水沟壑旁还有无名小花骄傲地怒放着留给人们美好的瞬间。

喀纳斯魅力无穷,风光无限,每次光顾都有新的收获,新的发现……

不停地扑棱像跳着死亡的舞蹈又像为自由挣扎

终于颤巍巍地飞走了针下留着半片还在颤抖

采标本的人,两手空空想起一生的挣扎

一根猝不及防的针将牠钉住!惊惶的瞬间成为典范地扑棱着翅膀惊醒一树绿叶

杂俎漫步

真实的历史碎片

读《他们影响中国》有感

向长艳

历史是厚重的。厚实足显沉重。郑雄先生的《他们影响中国》不是一部史著。它描述了在每个历史转折点上显现却名不见经传的一群小人物。但读起来,那一个个小人物命运诠释的历史所带给他们的宿命,让人掩卷沉思,内心颇不平静。

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,中国的发展,正是他们——这群小人物用一生甚至是生命去实践和推动的。正如作者所说,“冥冥之中,他们已经被历史选中,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或象征。也许,最初他们还浑然不觉,但是他们依然承担了历史的重任。”“中国首个人民公社的首任书记陈丙寅,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新型农民顾阿桃,反潮流英雄黄帅,张铁生,不正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进的吗?”深邃的历史,在他们的身上凸现出了或飞跃、或低回的一面。他们从历史的平常出处走来,却闪电般地让人们看清了一个时代的面目。

《他们影响中国》开篇讲的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。曾联松高举着五星红旗,引领着他们——这

群小人物,从历史深处走来:有工人、有农民,有红卫兵、有知青,有诗人、有歌手,他们或激情万丈,或踌躇满志,或抑郁低沉,或沉痛悲愤。在历史的天幕之下,喧哗过后,他们逐渐褪去,在寂静的历史深邃里,他们从辉煌走向没落,从云端走向人间,从虚幻走向真实。

然而,他们——这群小人物没有几个会载入史册,更不会走进历史教科书,作为70年代的人,我甚至都知之甚少。勿忘历史,是我们先人的教训,也是《他们影响中国》这本书给我们的深深启示。

宏大的时间跨度(1949年到2009年),并没有让读者对这些小人物产生距离感,反而“可以近距离地来凝视他们”,在审视他们的时候,也“内观了我自己”。这是作者对人性的观望和思考,也是作者想通过历史,通过这群小人物展示人性的“高尚与卑琐、生命的从容与悲凉”。这种真实的历史的碎片,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真实的历史,了解了发展中的历史的真实。

在改革不断深入、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今天,对行走在人生之路上的我们,或许《他们影响中国》对每一个人都有着引导和警醒作用。

蝴蝶

舒寒冰

或许是大梦未醒或许是舞后春眠

忘之,一个自由的灵魂此刻静憩在树上微风拂花瓣,阳光沙沙响

惊惶的瞬间成为典范地扑棱着翅膀惊醒一树绿叶

新书架

《精神科医师》

田果

一个姑娘为什么会害怕自己的影子,影子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?一个想死的人和一个人已经死去的人为什么会在这里相遇?一个面临内向的画家,为什么会突然狂性大发变成屠夫?一个善良的白领丽人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杀人狂?一个精神科医师,为什么他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监狱?……《精神科医师》是一部详细分析精神病院各

种病例成因的小说,同时也是一部当代人心理健康的浮世绘!这里有木僵症、分裂症、躁狂症、痴呆症、癔症、神经症、多重人格……一群迷茫的灵魂循着绝望的集结号汇聚到这所精神病院,编织出各种无法定义的故事。

对于精神病,我们的偏见并没有随着医学技术革命改变多少。某人得了感冒,家人会更关心他,某人得了癌症,人们会为他

连载

季羨林:道教不是外来的。

蔡德贵:不是外来的,但是有些学者说它受佛教的影响。可以这样说吗?

季羨林:一点也没有错啊。这个道教有《道藏》,它有它的整个的“藏”,这是哪儿来的啊?佛教有《佛藏》,道教受佛教影响,有一个《道藏》,现在国内研究《道藏》的人不太多啦。现在呢,我们在编一个《儒藏》,这个是谁发起的,我不知道。

蔡德贵:现在有些人说,您老研究了一辈子佛教。

季羨林:也不能那么说,我也不能那么说。我研究佛教,主要不是从教义。我对于这个教义啊,不感兴趣。所有宗教的教义,我都不感兴趣。就是它教义里边充满了偏见。所以,我研究佛教语言,是从语言(方面研究的)。研究佛教的语言,我这个文章,写的不少。

蔡德贵:那您说,如何挖掘儒学的价值和扩大其影响。如何挖掘儒学的价值呢?

季羨林:现在不是在搞一个《儒藏》吗,《儒藏》就是,受这个《道藏》(影响),《道藏》受《佛藏》的影响,现在《儒藏》呢,受《佛藏》和《道藏》的影响。这是我的说法,大概最卖力气的是汤一介先生,《儒藏》的想法,是从中国的经典里选那么一些可以入“藏”的,但到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反正我是《儒藏》总编。这个没有(还没有)搞成。因为咱们这个儒家的著作,浩如烟海,要“藏”的话,要搞出一个次序来,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中国研究《道藏》的人哪,我知道的,一个在澳大利亚的,叫柳存仁的,他在那里待了一辈子,活着不活着,不知道了。与我同一辈的,大概要稍早一点。

蔡德贵:如何挖掘儒学的价值呢?

季羨林:当时我建议奥运会抬出孔子,因为它“六艺”里面是有体育的。他们有些人对这个很有兴趣。

蔡德贵:张芝谋来咨询过您的意见吗?

季羨林:没有。

蔡德贵:但是这热闹了。网络上,和有关部门,报道说张芝奥到301医院来拜访您。您对他,奥

都,城高墙厚,守备实力雄厚,而八旗兵虽然善战,但攻城经验、办法不多。一旦明政府调集全国各路人马,和他搞北京会战,那时候,恐怕他走都走不了了。

皇太极说,明政府这棵长了几百年的大树,干粗根深,不是几斧子下去,就能砍倒的。只有等它内部烂掉,我们再分批次地挖根子、砍枝杈,这棵大树才能倒下。

20日,皇太极把营盘移到德胜门外,一面派巴克什达海与明政府议和,为了撤兵找台阶;一面派阿巴泰、济尔哈朗、阿济格、杜度、萨哈喇、扬古利等人,率兵3000,攻打通州。攻打通州的任务有二:一是为撤兵铺平道路;二是严重破坏京畿地区的经济,掠夺财富、破坏通州的水上交通。通州是北京水上交通枢纽,南粮进京的集散地。

明政府在通州,根本没有抵抗后金兵的力量。阿巴泰等人不费吹灰之力,占领通州,焚烧运河上的船只1000多艘,并占领张家湾。

皇太极见撤离北京的道路已经铺平,便给崇祯写了2封信,分别放在德胜门、安定门外,然后移师通州。

27日,皇太极派岳托、萨哈喇、豪格等人率兵4000,困困永平,为大军东撤,做充分的准备。

莽古尔泰统率左翼四旗大军,被袁崇焕打败,儿子豪格、兄弟阿济格险些丧命。在战后总结会上,皇太极惩罚了阿巴泰,虽然没有追究莽古尔泰的责任,但是,皇太极已经对莽古尔泰非常不满。

在大兵东撤时,皇太极选一个理由都不给,直接免了莽古尔泰左翼四旗总指挥的职务,让代善接替。他亲自指挥右翼四旗。

满洲人不同情战败者,不管因为什么而失败。众贝勒之中,没有人反对皇太极这一决定。

1630年1月2日,皇太极率满洲八旗、蒙古两旗之兵,抵达永平城下,环城扎营,把永平围得水泄不通。

这次攻城,和每次攻城一样,皇太极依然带着众贝勒,骑马绕城一周,选择最佳攻击点。

这天晚上,前哨士兵在巡逻时,抓住一名明军士兵。经过审问得知,这个人,在刘兴祚手下当差。他说,刘兴祚随着袁崇焕一起进关,袁崇焕命他协守永平。这次,刘兴祚带着15名满洲兵,500名蒙古兵,准备去沙河。

走到半路,听说八旗兵要攻打永平,便改道太平寨。



季羨林

季羨林